

228843

俄语语音教学研究

重音 语调 节律

陈君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重音 节律 语调

俄语语音教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重音 节律 语调

俄语语音教学研究

陈君华 著

责任编辑:李昭时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60千字

1993年2月第一版 199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200册

ISBN 7-301-02018-X/H·206

定价:2.30元

前 言

本书结合中国学生的特点论述俄语语音教学中重音、节律及语调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高等院校俄语专业语音教学提供参考,使实践课教员开阔理论视野,从而更好地对学生进行语音训练。换言之,作者力图解决实践课语音训练中“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为此必须涉及某些理论问题和较深的知识,但本书目的不在于理论研究,而着眼于用理论知识指导教学实践。

本书也可用作俄语专业研究生及对俄语语音学感兴趣者的学习参考书。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各种错误、纰漏,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第一编 重音与节律	1
第一章 俄语词重音的语音本质.....	1
第二章 俄语节律教学及中国学生典型错误	16
本编主要参考书目	24
第二编 语调	26
第一章 俄语的语调手段	26
第二章 比较简单的第一调型	34
第三章 貌似容易的第二调型	44
第四章 功能负荷最大的第三调型	56
第五章 修辞色彩丰富的第四调型	66
第六章 饶有趣味的第六调型	78
第七章 俄语调型的同义性与修辞功能	87
本编主要参考书目	98

第一编

重音与节律

第一章

俄语词重音的语音本质

一、俄罗斯语言学界意见综述

重读音与非重读音的区别问题,早在十八世纪已由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提出来。Ломоносов 赋予重音的涵义为音高变化。后来,А. А. Востоков, В. А.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等学者也认为俄语重音的特点是提高重读元音的音调。不过,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语言学界普遍认为音高不是词重音的本质特征,俄语词重音不是乐重音。例如,按照 Р. И. Аванесов 的说法,俄语词重者的音调不是独立的,在词或词形中并不固定,音高方面的区别首先取决于词在句中的位置,并与句子的节律语调结构、语法结构有关(《Фоне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1956)。

这种观点恰恰被 Л. В. Златоустова 的实验数据所证实。这些数据首先见于她在 1956 年发表的学位论文,即《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природа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есного ударения》。Златоустова 的研究表明,重读元音的音调既可能比较高,也可能十分低;其音调运动走向并不固定:有升调,也有升降调、平

调、降调。显然，音高不是重读元音的本质特征。

从上世纪末开始，不少语言学家，包括 А. А. Шахматов, И. А. Бон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称俄语词重音为呼气重音或力重音。为什么会把呼气重音和力重音混为一谈呢？因为有一种理论认为力度大小就是呼出空气的数量多少，由此便产生了呼气重音的说法。这种理论早就被语音学研究新成果驳倒，但仍在某些教科书、参考书中继续出现。

力度，即音强问题，过去从实验角度研究较少。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 Л. В. Златоустова 取得了比较充分的数据，才完全证明俄语重读元音的强度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大于非重读元音；强度大的往往是词中第一音节的元音（见其学位论文）。这一结论后来为 Златоустова 本人及其他语言学家的实验进一步证实。

Р. И. Аванесов 给予力重音如下定义：如果重读音节比非重读音节的发音紧张度大（尤其是重读元音），这种重音就称为力重音。如此对力重音下定义是否准确，这一点还需要研究。不过，Р. И. Аванесов 在五十年代将俄语词重音规定为力重音时强调了重读音节发音紧张度的作用，这和 Л. В. Щерба 在苏联科学院《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论述的观点恰好是一致的。1952 年出版的这本语法著作中写道：“发重读元音时，全部发音器官的动作极度紧张，而且在开始时显然有一种特殊的压迫力量。”可以说，这就是本世纪中叶盛行的有关俄语词重音的传统观点。

近几十年来，这一传统观点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总趋向可归结为：（1）长度在突出重读音节中的重要作用得到普遍承认；（2）俄罗斯语言学家们的意见逐渐接近；尽管还存在着其

他一些看法,但多数研究语音的学者认为重读的主要标志既体现在音长方面,也体现在发音紧张度方面。下面具体论述这两种趋向。

早在上一世纪,俄国已着手进行语音实验。在实验中,研究得较充分的是元音的长度。研究结果表明,重读元音的长度有所增加,例如:Л. В. Щерба 证明重读元音的平均长度是重音前第一音节中非重读元音的一倍半。

除了重读元音的长度以外,Щерба 十分重视发音的紧张度问题。他认为元音的音质与发音紧张度有关,是俄语重音的重要特征之一。换言之,除了长度以外,元音音质是俄语重音的又一重要特征。

Златоустова 在上面提到的学位论文中,以实验为基础对重读与非重读元音的音高、音强、音长进行了分析对比,然后得出结论:重读元音的特点表现在长度方面。此后不少语言学家在强调音长作用时都引用了 Златоустова 的这一结论,其中有 М. И. Матусевич, Л. Р. Зиндер, Е. А. Брызгунова 等。

1948 年, М. И. Матусевич 在《Введение в общую фонетику》一书的第二版中写道:“俄语词重音通常被认为是力重音,……不过除此以外,它还带有长度重音的性质。”后来作者得知 Златоустова 的实验结果,便在 1959 年该书第三版中改写道:“通常被认为是力重音的俄语词重音,就其基础而言,不如说是具有长度重音的性质,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重读音总是比非重读音长。”在 1976 年出版的《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Фонетика》一书中,Матусевич 又一次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俄语词重音就其本质而言首先是质重音,其次是长度重音,再次是力重音”,“音质……取决于肌肉紧张的程

度”。

十分重视重读元音长度和音质的学者还有 Л. Р. Зиндер。他在 1960 年《Общая фонетика》第一版中就写道：“长度因素在确定重音方面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例如俄语中情况就是如此。正如 Л. В. Златоустова 在其学位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俄语重读音节的特征不是音高，也不是强度，而必定是增加长度。”与此同时，Зиндер 还继承并阐述了 Шерба 关于质重音的观点。他强调说，力重音、乐重音、长度重音的概念都不便于说明重读音节的绝对性特点，因此对于重音起重要音位作用的语言，如俄语，需要提出一种特殊的重音概念——质重音。

Е. А. Брызгунова 接受了 Златоустова 的实验成果及 Зиндер 的上述观点，她十分明确地指出：俄语词重音的本质是重读音节，首先是重读元音的长度及发音紧张度；重读音节的特点是其元音具有最大的长度及紧张度；重读元音的特殊音质是增加整个发音动作紧张程度而造成的（《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фонетика и интонац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63）。

音长在突出重读音节中的重要作用最终也为 Аванесов 所承认。在 1974 年出版的《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и диалектная фонетика》一书中，他对自己过去下的定义进行了修正，认为“重读音节元音与非重读元音的区别既表现为增加发音器官紧张度，从而增加元音发音清晰度，也表现为增加其长度。”与此同时，Аванесов 还提出了长度力重音的概念，其特点为：“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的区别首先在于增加长度和发音紧张度，尤其是元音的长度和发音紧张度。”

Аванесов 的这一观点显然在 1980 年苏联科学院《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中得到了反映。这本著作明确指出：“现

代俄语重音是长度力重音：重读元音与非重读元音的不同之处在于相对地增加发音紧张度及长度，因而发音比较清晰。”此外，这本书中还写道：“重读音节在语流中的不变特征是紧张度，在单个词中既是紧张度，又是长度。”

综上所述，俄罗斯语言学家的共同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重读音节的特点是增加长度及发音紧张度。但是，这两个特征中哪一个是基本的呢？是长度还是紧张度？或二者皆是？在语流中长度究竟是不是重读音节的不变特征？如何理解发音紧张度这一概念？看来，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目前只能作出部分解答。因为词重音本质是一个复杂问题，有些现象尚未研究透彻。

二、音长与词重音的关系

首先来分析音的长度在确定词重音中的作用。长度是否重读音节的不变特征？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求助于实验结果。

Зиндер 建议做一种最简易的认知实验：读出某一个双音节音组，既不去加强第一个音节，也不去加强第二个音节，而是第一次延长第一个音节，第二次延长后一个音节，先后得出 [pa:pa]*^① 和 [para:]* 两个音组。在这种情况下，操俄语者会将长元音听作重读元音。

М. И. Матусевич 以 Л. В. Бондарко, Л. А. Вербицкая 及 Л. Р. Зиндер 合写文章中的实验数据为基础，制作了如下重读元音与非重读元音长度比较表(单位为毫秒)：

① 此处及以下所用的音标，加 * 号者为国际音标，其余皆为俄式音标。

表 1

音位	重读	非重读	
		一级弱化	二级弱化
/a/	196	92	77
/ə/	155	85	69
/y/	155	97	72
/u/	140	70	67
/ɨ/	120	85	77

Бондарко 在《Звуковой стр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77)一书中也指出:“对俄语重音所作的实验语音研究表明,重读元音与非重读元音最根本的区别是它们在长度上的区别。学者们得出这一结论是根据以下事实:(1)通过测量重读与非重读元音在词中的长度,发现二者有极大差别;(2)在人工合成词的情况下,为了使某个元音被听为重读元音,在与词中其他元音相比较时,必须充分增加其长度。”

Злагоустова 进行了大量实验来测量各种语音单位,其中当然也包括音长。早在五十年代,她在进行元音长度实验时就考虑到了如下条件:

(1) 后面辅音的音质。后面为清塞音时元音长度最小,长度递增的次序是:后面为浊塞音、清擦音、浊擦音、鼻音、流音①。

(2) 前面辅音的音质。如果元音前面是浊擦音或响辅音,其长度比前面是塞音或清擦音时要大。

(3) 元音在词中的位置。处于绝对词首的元音比前面有

① 流音指 [л], [л'], [р], [р']。

辅音的元音要长。词中绝对末尾的元音比非词末音节中的元音长。

(4) 音节的性质。开音节中的元音比闭音节中的元音长。

(5) 元音本身的音质。[и]、[ы]的长度小于[a]、[y]、[о]、[е]。

(6) 语体。全音体使整个词的长度增加,按比例来看,长度增加得多的首先是非重读音节。

Златоустова 根据上述条件做了一系列实验,然后得出结论:如果重读与非重读音元处于相同条件之下,前者总是比后者长。例如,баба 一词中两个元音所处的条件在许多方面相同,它们在各种发音体中的对比关系如下(长度单位为0.01秒):

表 2

发音人	会话体		会话体慢速		全音体	
	重读	非重读	重读	非重读	重读	非重读
1	12	8	19.5	10	15	13.6
2	13.8	9	20	14.5	18	14.5

多音节词中元音长度缩短,但重读与非重读音元在长度上的对比关系依然相同(其中划线的数字为重读音节长度):

表 3

词	第一音节	第二音节	第三音节	第四音节	第五音节	第六音节
коммунист	7.5	10	<u>12.5</u>			
коммунисты	5	10	<u>15</u>	7.5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2.5	7.5	7.5	<u>15</u>	2.5	18

上表中唯一的特殊情况是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中的第六音节,即最后一个音节,——它比该词的重读音节还长。不过多音节词末尾的非重读音节长度超过重读音节的现象,通常只在全音体中才有可能出现。从总体上来说,在单个词中音长确实是重读音节的不变特征。

那么,音长在语流中的情况又如何呢?

Златоустова 测量了下面三句话中 года 这一词形的重读元音与非重读元音的长度:“Это было в начале года”,“Два года шли работы”,“Года для работы мало”。她指出,句中重读元音与非重读元音在长度上的差别比单个词中更大。但是 Златоустова 在发表了学位论文之后的许多年中,又做了大量包括音长在内的实验,结果表明,语流中某些情况下非重读音节长度超过重读音节。试从 1981 年出版的《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единицы русской речи》一书中摘出两例来说明:

(1) 如果重音后元音处于非句末语段的绝对尾部,其长度在许多情况下超过重读音节。在某种条件下这一比例数可达 20%。

(2) 句首的重音前第一音节元音,在 гсгсг/с/① 型结构的词中,有 89%的可能比重读音节的元音长。

上述看法在其他一些语言学家的著作中也可见到。不少学者一方面称长度为区别重读与非重读音节的最一成不变的、最固定的、基本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指出长度在句中受到各种条件影响,以至于某些情况下重读音节不比非重读音节长。例如,В. В. Иванов 和 Л. А. Новиков 主编的《Современный

① г 表示元音,с 表示辅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Фонетик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1985)一书指出, *Мѹку эту не забыть.* 和 *Надо просеять мукѹ* 两句中 *мѹку* 与 *мукѹ* 的重读音节分别处于绝对句首和绝对句末的强位, 因此比同一词中非重读音节长。而 *Мукѹ надо просеять.* 和 *Не забыть эту мѹку.* 两句中的 *мукѹ* 与 *мѹку*, 情况就不一定如此。

如何理解以上两方面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说法呢?应该说, Л. В. Бондарко 关于重读元音长度**相对增加**的论述能帮助我们弄清这一复杂问题。试分析 Бондарко 所做的一个实验。

实验者选出近 50 句各种句法结构和不同词汇的语句, 请 4 位操俄语者用 3 种速度朗读——正常速度、快速、慢速。测出所有音的平均长度(见表 4)和 [a]、[и] 这两个本身长度差别极大的元音在重读与非重读情况下的平均长度(见表 5)。长度单位为毫秒。

从两表中可以看出: (1) 无论使用哪种速度, 每一位发音人读出的某个重读元音(如 [a]、[и]), 其平均长度总是超过其非重读元音; (2) 重读元音的平均长度总是大于所有音的平均长度, 而非重读元音的平均长度总是小于所有音的平均长度。以第 1 位发音人的正常速度为例: $\frac{100+70}{2} > 67 >$

$$\frac{60+40}{2}。$$

表 4

发音人	正常速度	慢速度	快速度
1	67	76	57
2	82	116	65
3	74	87	60
4	64	84	49

表 5

发 音 人	正常速度				慢速度				快速度			
	а 重 读	а 非 重 读	и 重 读	и 非 重 读	а 重 读	а 非 重 读	и 重 读	и 非 重 读	а 重 读	а 非 重 读	и 重 读	и 非 重 读
1	100	60	70	40	130	80	90	60	80	50	60	40
2	120	60	85	60	200	100	110	80	90	60	70	50
3	90	50	90	60	140	90	100	70	70	50	70	50
4	100	70	60	40	120	90	90	60	90	50	60	30

Бондарко 将以上两点归入一个概念——重读元音长度相对增加。她得出如下结论：重读元音的长度相对增加，这是最固定的一个特点，这对于任何语速、任何类型的元音来说都是最一成不变的特点。

重读元音长度相对增加的观点，还给了我们如下启示：当人们说，语流中重读元音可能不比非重读元音长时，一般是比较同一词中的元音，而同一词中的元音当然不可能在句中处于同样位置。如果使重读元音与非重读元音处于相同条件之下，前者是否总是相对地比后者长呢？

基于这种想法，我们对上面含 му́ку 或 муку́ 的 4 句话重新编排顺序，做了测量音长的实验^①。

第一组 1. Му́ку эту не забыть.

2. Муку́ надо просеять.

第二组 3. Надо просеять муку́.

4. Не забыть эту му́ку.

① 实验单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语音实验室。

4 句话恰恰各含 7 个音节,共 3 个语音词,朗读时每句话长度大体相同,句重音均落在 *мѹку* 或 *мукѹ* 上。测出每个 *му* 和每个 *ку* 的长度后,再假设第 1 句的 *мѹку* 与第 2 句的 *мукѹ* 绝对等长,第 4 句的 *мѹку* 则与第 3 句的 *мукѹ* 绝对等长,经换算后得出数据如下(单位为毫秒):

表 6

句子	му	ку	мукѹ
1	390(重读)	141(非重读)	531
2	219(非重读)	312(重读)	531
3	245(非重读)	340(重读)	585
4	275(重读)	310(非重读)	585

上表说明,语流中处于同一位置的重读音节总是比非重读音节长。即使第 4 句中出现某一个词内部的重读音节短于非重读音节的情况,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我们又对比了位于句子中部,处于弱位(不带句重音)的两个词:*да́ма* 与 *дома́*;

1. У реки да́ма останови́лась.

2. У реки дома́ были́ ни́зкие. (黑体词带句重音)

上述两句话均含 10 个音节,第 1 句有 3 个语音词,第 2 句有 4 个语音词。朗读时两句长度基本相同。*да́ма* 和 *дома́* 前均为 *у реки*,而且长度几乎完全相同。这两句话取自 Н. Д. Светозарова 所著《Интонационная систем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82)一书第 125 页上辨认重音位置的正确率一表。比起表中其他句子来,这两句中的 *да́ма* 与 *дома́* 属于辨认正确率低的词:*да́ма* 为 77%至 83%,*дома́* 为 50%至 55%。尽管如此,我们的实验结果仍表明,处于句中相同位置的重读音节总是比非

重读音节长。见表 7(单位为毫秒):

表 7

1	да 227	ма 163	дама 390
2	до 169	ма 221	дома 390

现在可以说,对句中处于相同位置的同音质的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进行比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重读元音长度相对增加。这与 Бондарко 的观点显然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尽管语流中重读元音有时不比同一词中的非重读元音长,但从相对长度的角度来看,仍然可以说增加长度是重读音节的不变特征。不过,为了避免误会,最好还是把长度称为俄语重音的“基本”特征,而不使用“不变的”、“固定的”这一类修饰语。也就是说,我们的结论最好这样表述:无论是在单独的词中还是在语流中,音长都是区分重读元音与非重读元音的基本特征。

三、发音紧张度与词重音的关系

发音动作紧张度这一概念与音长不同,它不属于声学范畴,而属于生理学范畴。发音紧张度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其物理属性?

许多俄罗斯语言学家认为,和发音紧张度相关的物理属性是音质,或者说是音色。Щерба 写道:“和这一紧张度发生联系的是元音本身的一种特殊音质色彩”,“这一发音紧张度的变化引起了元音音质一定的变化。”Щерба 的这一观点为许多